

YOUFENGWEI WENJ

尤凤伟文集

第三卷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尤凤伟文集

第三卷

395897



目 录

长 篇 小 说

石门夜话·····	(3)
-----------	-------

散文 · 随笔

寮内风光·····	(309)
“东征”大军在苦斗·····	(317)
茨城纪行·····	(323)
东京半日游·····	(335)
八王子，八王子·····	(340)
大井看赛马·····	(345)
京都雨朦胧·····	(350)
奈良谒鉴真和尚墓·····	(355)
太阳黑子·····	(360)
日本的运输业·····	(365)
简单的男人·····	(374)
鲜艳的三角旗·····	(381)

企业中的父与子·····	(386)
单身汉之家·····	(391)
在佐滕璞直社长家·····	(398)
与铃木伸佳相处的二十四小时·····	(403)
当代阿信·····	(417)
茶道之惑·····	(421)
东京交通一瞥·····	(424)
上阵父子兵·····	(429)
在东京看电视·····	(433)
松井的礼物·····	(436)
田横岛感怀·····	(439)
海南纪行·····	(443)
城市文化圈·····	(462)
作家的行踪·····	(465)
观球随想·····	(467)
青岛小哥·····	(469)
想想你怕谁·····	(471)
十八层地狱·····	(473)
健牛顶不住·····	(475)
长寿秘方·····	(478)
幽默的代价·····	(480)
关于晚报去向的推理·····	(482)
名著改编刍议·····	(484)
岁月无敌·····	(486)
恍恍惚惚这年头·····	(488)

请施安乐死·····	(491)
渡海谋生·····	(493)
名片·····	(495)
光阴·····	(499)
文学神话的破灭? ·····	(504)
说长道短不避嫌·····	(507)
岁月有痕·····	(512)
他知道这个·····	(516)
战争·文学·影视·····	(520)
土地之恋·····	(523)
军营追忆·····	(529)
涉文随想·····	(532)
战争·人性·苦难·····	(537)
历史与人性·····	(543)

长篇小说

石 门 夜 话

第一章 金 龟

麦子黄熟了，这是驹子落生二十八载所经历最潦倒的麦季。

一大早，驹子便起身往集上去。农忙时节，通往镇子的大道行人稀少。驹子披一件与时令甚不相宜的黑棉袄，踽踽独行。这条路，他曾跟在伯父和公驴后面来来回回不知走了多少遍，可以说他是在这条路上度过了童年和少年。伯父脑后长长的辫子以及公驴胯下长长的阳物至今在眼前闪烁难忘。伯父死去，公驴卖掉，他就独自走这条路了。这条道被称作官道，在乡间算得上宽阔，两旁长满树木，似两道绿堤。

这条官道是这方地面几辈人的骄傲，因乾隆皇帝巡察路过而名。说那一年此地正值大旱，乾隆帝见田地里禾稼一片枯焦，遂生怜心，降旨御膳一应用品皆不得从民间索取，只可猎取野物充饥。随行人等立刻遵旨，命人四下狩猎，然直猎至日沉西山夜幕降落仍一无所获。乾隆感叹曰：此乃兔子不屙屎之地矣。随之又降下免收税赋的御旨。想必是乾隆帝于情绪激昂时有失斟酌，御旨忽略了时间上的界定，这就叫当地人钻了空

子。他们把御旨刻在碑上，立在官道之旁，告示于天下。皇恩浩荡，世世代代数百年不税不赋，直到最后一个清帝被罢黜为止。这块免税碑至今还在，面目依旧，却全然没了用处。

驹子无精打采踏着这条官道向前行走，刚刚升起的日头暖融融的。晨风里饱含着成熟麦粒的芳香。视野里除了一片片金黄的麦子，还间杂着一方一条的碧绿，那是玉米、谷子和高粱。抬头可见远处那座青黛色大山，听说山上早有土匪盘踞，土匪在山上种植鸦片，并时常下山抢劫和绑票，搅闹得四周乡人惶惶不安。驹子已好多年没上山了，他知道伐木和狩猎比给人扛活消停得多，可他胆子小，不敢冒这个险，如此，摆在面前只有劳苦筋骨这条路了。

从村子到镇上只有七八里路光景，驹子晃晃荡荡就到了。这镇叫龙泉汤，由温泉而名。镇中热泉四布，从很远的地方便望得见镇子上空蒸汽腾腾，并可闻到刺鼻的硫磺味儿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这龙泉汤正是得益于此种地利，才成了方圆百里最繁华的处所。大街小巷布满作坊和商号，招牌五光十色，客栈、饭铺、茶庄、成衣铺、温泉澡堂、当铺、烟馆、赌场、妓院……凡大地场有的，这里一应俱全。这里的集市也是附近最大的交易地，山货、海鲜、菜蔬、干果、粮食油料、牛马猪羊，无一短缺。从四下村子来赶集的人熙熙攘攘，尤其逢年过节，大街上如同赶山会般热闹非凡。眼下庄稼人正忙于麦收，集市清淡多了，来赶集的多是老人和女人。

驹子径直来到入市。

入市在集市的北头，两棵老柳树下的空地上。再往前就是牲口市。往日牲口市也是一处热闹地场，马嘶驴叫，猪羊合唱。今日这里清静，空空荡荡。惟有一股股畜粪味被风吹到人

市上，令人厌恶，也使人记起那里往日的繁荣。

所谓人市自不是贩卖人口之地，那是黑道上的勾当。人市出卖劳力，又称工夫市。每到农忙时节，那些无地或少地的闲散劳力便来此等人雇佣，挣几升粮食度日。驹子赶到时这里已有二十几号人“上市”。这些人驹子大多不认识，大家一律身穿黑棉袄，蹲在地上，害羞似的低着头，脊背朝天。从远处看酷似一群趴在地上的乌龟。在这一带，凡出门扛活的人哪怕在炎热的夏天也要披一件黑棉袄，谁也说不出这规矩始于何时又作何道理，可辈辈世世这么延续下来。于是这类人便有了一种特殊的标志，如同犯人脸上了金印一般。

驹子无言地加入“乌龟”的行列。

这是一个令人懊丧的时刻，使人不由自主地一下子联想到与其毗邻的牲口市。每当这时驹子便在心里无比愤恨地诅咒着：

“操你个先人……”

说起来，驹子的愤恨并非没来由，诅咒也情有可原。上溯三代，他家在官道两旁是首屈一指的大户。曾祖父曾捐过一顶七品顶戴，风光一生，寿终正寝；祖父以农事为本兼做生意，宋家在他手中到达鼎盛。然而到他爹这辈上，家境便开始败落了。驹子爹是个不务正业又十分晦气的人，嗜赌，却总赌不赢，愈不赢又愈不肯罢手，几年工夫一份好端端家产就踢蹬光了。驹子正于这家运忧戚之时降至人世。出生那天，正巧家中那头即将典卖的母驴下了驹儿，驹子爹大喜过望，趁兴为儿子起名驹子。两驹子可算是他这辈子最可观的收获了，可他命里又注定担不起，不久高呼头痛而死，死时尚不足三十。他给妻儿留下的只有三间伙计屋和几亩未来得及卖掉的田地。长大成

人后的驹子的记忆中没留得爹的点滴印象，他们父子血缘的惟一体现，便是驹子每每想起这个与自己有着不可等闲瓜葛的人，就生出一股愤恨，特别在他暗自悲怆之时这种愤恨便达到极至。

“操你个先人的……”

骂过第二声，心中的怨恨稍稍平息下来。这时一个粗黑汉子走到他面前，神色古怪地打量着他。他看不像是雇主，没吭声。那汉子先开口问他是哪村的，他说宋庄。那汉子又问他叫什么，他说叫宋驹子。那汉子放肆地笑起来，笑过之后，正色问他要多少工钱。

“一升半。”驹子说。

“不行，要两升！”汉子说。

他抬头看看汉子。

“要两升。今天来的人一律要两升，不管是驴驹马驹都要两升。听清楚了没有？”汉子说。

驹子心想，昨天要了一升半，雇主嫌他活干得不好，没再留用。眼前这汉子逼他加码要两升，是何道理！

那汉子见他不声不吭，面上现出蛮相，两眼凶凶地盯着他。“谁跳槽就叫他知道好歹！”说着把一只握紧的拳头对着他的鼻尖儿，“闻闻啥味儿？”

这是一种带有浓厚当地色彩的挑衅方式，具有明显轻蔑与污辱的性质。被挑衅一方是应战还是告饶只能有两种约定俗成的回答：“屎味儿”或“铁味儿”。

“铁味儿。”驹子说，低下头去。

“知道铁味儿就中。”汉子嘿嘿笑了两声，收回拳。

驹子无限悲怆地叹了口气。他自己又何尝不想多要工钱？

三升、五升，多多益善，哪怕一座金山也不愁搬不走。可他又不能不正视自己，凭这副螳螂身架，与刚才那粗黑汉子样的人摆在一起，如同小鱼穿在大串上，没人会雇他，反倒给人家当了垫背。这也正是那汉子迫他就范的用心。只有在别人都被雇走之后，才会有雇主将就他。

日头渐渐升高，空场上的“乌龟”渐渐减少。那让他闻拳头的汉子亦早不知去向。剩下的三三两两都是些与他差不多斤两的货色。他恨恨地想：今日怕找不到吃饭的地场了。

他正要张嘴再操祖宗时，一个年轻女人笑盈盈站在他面前。

“大兄弟，要多少工钱呢？”女人问。

“两升。”他鼓足勇气说。

“跟俺走吧。”

驹子一愣：这女雇主咋不讨价还价便雇定了他？愣过之后便是一阵窃喜，心想还是女人好糊弄些。

他站起来方看清楚，女东家是一个年轻俊俏的小媳妇，眉眼和善水灵，面皮粉中透红，身量细细高挑，穿一身紫绸裤褂，露在衣领上面的脖梗葱白似的嫩。一看便知是大户人家的女眷。

他忽然感到两升麦要得惬意。

“哪村？”轮到他问她。

“大苇子。”她说。

离开人市，小媳妇役立即带领驹子往自己村子去，却逛起集来。日头斜照着街道，有些耀眼。她先去了肉市，割了猪肉和牛肉，让驹子提着；又去鱼市买了鱼，也让驹子提着。驹子

提着这些东西口水就有流出来的意思。他不由想起昨天的雇主，那人家种着几十亩好麦，黄灿灿的一大片，却吝啬得很，萝卜丸子炸焦了当肉，几条小鱼躺在盘子里，可怜巴巴，张着眼，告饶似的。自然他也没有饶恕，只是边吃边在心里骂个不止。今天，无论是小媳妇应下的工钱还是买来的这些东西，他都十分满意。

小媳妇买东买西在集上逛个没完，后来停在一个卖王八的摊子前。那卖王八的老头似与她很熟。驹子心里称奇，莫非女东家要买王八伺候伙计不成？这种事他听也没听说过。这奇丑无比的家伙比山珍海味还珍贵，大补，能补得男人金枪不倒叫女人告饶，这一点他倒是听说过，可他既没吃过王八又没沾过女人。

小媳妇在摊前蹲下身子，看着地上的五六只大小不一的王八，久久地看着。

驹子站在后面看小媳妇，觉得她像一簇鲜艳的鸡冠花。

小媳妇选中一只王八，指给老头儿，老头开了价，竟要十二块钱。驹子大吃一惊，而小媳妇一如在人市雇他那样，不讨还价钱便把钱付给了老头儿。驹子愤然想道：谁家有这样一个女人，即使有万贯家财，早晚也扑腾光了。要是把这笔王八钱给了自己，买粮食足够吃上两三个月，那样又何必累死累活给别人拔麦？

出了镇子，日头被一块黑云遮住，田野上阴沉沉的。远处天边堆积着草垛般的云团，不明动向。小媳妇放慢脚，问身后的驹子天能不能下雨。事实上驹子对于气象的经验也很有限，他没有自己的地，用不着操心天旱地涝阴晴雨雪之类的事。这时他便抬头望望天，说没有雨。

小媳妇脸上露出欣慰。

大路两旁的麦地布满拔麦的男人和女人，拔麦扬起的尘土弥漫在半空，又被风吹到远处。色彩在原野上不断地变幻着，似入幻境一般。

驹子和小媳妇同时听到从麦田深处传来悠悠扬扬的歌调，这是一支古老的歌调，在当地男人女人都会唱。女人唱得情意绵绵，男人唱得古里古怪，却别有一番风味儿：

送哥送到大路东，
老天爷刮起了西北风，
刮风不如下雨好，
下雨能留郎到五更。

送哥送到大路南，
从怀里摸出偷爹的一吊钱，
这五百给哥买烟抽，
这五百给哥带上当盘缠……

驹子开始在东家地里拔麦日头已升到半头顶。还真叫他蒙对了：雨没下得来，云消天晴，可这又委实不是他所情愿的。当地人讥讽扛活的有三盼：工钱高、吃好饭、下雨天。对驹子来说，今日前两盼已不成问题，惟这最后一盼没了指望。

这时他已经知道，东家在这村一户姓芦的财主，叫芦云亭，是村中首富。这芦云亭远近有些名望，虽为乡绅，却颇能文墨，写一手好字。为人和气，乐善好施，故得芦善人美称。在这之前驹子已知他的大名，只是没见过面。芦善人年近花

甲，膝下二子，老大在城里为商，经营一片布店；老二在家帮他看守田亩。去集上雇来驹子的便是二儿媳，名唤玉珠，是南面三十里宫家埠宫财主的千金。

大苇子村四周是河，沿其中的一条上溯，便是驹子所在的宋庄，两村只隔四五里路。每到雨季，大雨滂沱，河水暴涨，站在宋庄村头向大苇子村瞭望，会看见白花花的大水将大苇子村围住，时时有被淹没的危险。两村素有仇隙，天旱时节，为争掠河床中那一脉细细水流不惜大打出手。于是每当河水暴涨时，宋庄人便一齐奔上大堤，幸灾乐祸地期望能一览仇家村子被淹没的壮观景象。人们在河堤上一边观望奔腾的大水一边自语：淹了淹了。事实上却总难以如愿。大苇子人说他们有龙王暗地保佑，水上升村子也随之上升。渐渐宋庄人也相信了这一点，而后又抱怨着龙王的管闲事。不过驹子对大苇子村却没有多少成见，他没有地，用不着河水，一切与他无关。当小媳妇在集上报出村名时他竟暗自庆幸：这村河套地居多，沙质，拔麦省力。对他来说这一点至关重要。

在地里拔麦的还有东家的两个扛活，一个小媳妇叫他柱子哥，三十出头是伙计头儿，另一个姓常，年岁要小些，都不是本地人。

驹子被小媳妇玉珠领到地里时两伙计已拔倒好大一片麦子。伙计头柱子仰脸看看日头，随后吩咐驹子跟在他身后拔麦。

驹子无言地服从。

收麦是一年四季里最苦最累的活计，再壮实的男人经过一个麦季也要脱掉一张皮。这一带的人似乎不知道麦子可以用镰刀割，也许知道但舍不得把麦根留在地里头。在柴草奇缺的平

原地，麦根是不可多得的燃料，火力旺，易燃，烧起来噼噼啪啪，如同年节的鞭炮，充满了喜庆与温馨。然而拔麦给麦收增添了无限的艰辛。特别在干旱年景，土地坚若石板，麦在石上生根，再硬的手掌也要给磨出血来，疼痛钻心。驹子小小年纪中没拔过几次麦，身子又单，这活儿令他望而生畏。站在大片黄灿灿的麦地里就有一种晕乎乎的感觉，同时刻骨铭心的恨意又油然而生。

“操你个先人……”

伙计头柱子在前面一马当先，拔麦的架势干练老道，一看便知是熬炼出来的庄稼把式，天生一个伙计头儿。驹子跟在他身后，姓常的小伙计又跟在驹子身后，驹子就被夹在了中间。这是一个倒霉位置，前面有人牵着，后面有人赶着，牲口似的。这是伙计头儿对付新伙计的惯用伎俩，来个下马威。干了没多久，驹子便感到吃不消，使出了吃奶的劲儿还是跟不上趟儿，被拉下好远。头上的烈日像要在他的脊背上烤出油来，从麦垄里钻出来的风热烘烘的，一股焦糊味儿。驹子喘不过气来，可他丝毫不敢怠慢，弓着腰，一把一把将麦子拔起，然后用脚和小腿扑打干净。好不容易拔到地头，刚想直腰歇息一会儿，只见伙计头柱子早返身向地头那头拔过去，一会儿工夫又拔出老远。与此同时姓常的小伙计也拔到地头，也没有歇息的意思，站在那儿不怀友善地盯着他，催他下手。他无可奈何，只得再度弯腰拔那该死的麦。

“操你个先人啦……”他再度在心里开骂，可这遭骂的不是自己的先人，而是二伙计。骂他们是溜东家沟子的马屁精……

驹子心中的怒火一直鼓涨到吃晌饭时才渐渐得以平息。饭